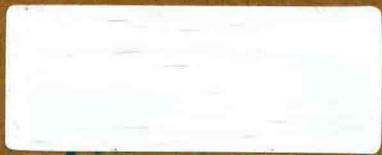


御香縹緲录



一 遍地金沙

春天，桃花像爭妍鬥勝地在北平城內城外，到處開放着；一陣風過，落花滿地，彷彿是鋪上了一條絳色的地毯一樣；空氣中，隨時可以聞着一股濃烈的香味。

某一條街上，遍地鋪着金子一般的黃沙，大隊的人馬，浩浩蕩蕩地在前進。行列極整齊而嚴肅，除掉人馬在沙地上踐踏，發出輕碎的沙沙聲以外，旁的便聽不見什麼了。

許多盛裝華服的人，跨着馬，戴着有貂尾做裝飾的朝帽，組成了一隊光輝燦爛的隊伍。他們座下的馬都是最好的蒙古種，光滑的毛片，長而整齊的鬃毛，時時發出耀眼的光來。馬鞍上都鑲着珍貴的珠寶，腳蹬上也有很好看的裝飾。平均每一匹馬的身上，至少有四五種不同的顏色，幾百匹聚在一起，再加上陽光的反映，便蔚成雲錦似的奇觀了！

在這些馬所踢起來的灰塵的後面，相距約一二十步，有一乘全部放着金子的光彩的大轎。轎子的兩邊，畫着兩條張牙舞爪的金龍。抬轎的是十六名太監。在這座轎子的裏面，像廟宇裏所塑的神道一般，端然不動地坐着的，便是當時的皇太后，慈禧，中國四萬萬人民的主宰。

在這座鸞輿的後面，還有六乘全部漆着紅色的大轎，每一乘大轎，有八個太監抬着。這就是侍從女官們所乘坐的，我和我的妹妹容齡，便是其中之一。

整齊的行列，在一重極度肅靜的空氣裏前進着，人和馬都難得有聲音發出來，偶然可以聽到格拉格拉的幾響，那是笨重的轎槓，在轎夫的肩膀上轉動的聲音，除此以外，就祇那個天下聞名的大太監李蓮英，不時在前後左右走動，用一種雖低而極兇暴的聲音，向隊伍中的人呼叱着。因為這些儀仗，這些行列，事前都是由他一個人費了許多時候佈置下的，所以大家都得服從這個可怕的魔鬼的命令。

從頤和園的大門起，一直到熱河行宮的大門止，在這一條幾百里長的官道上，遍地是鋪着金色的潮濕的黃沙。尋常的百姓們，不但不准走上這一條御道來，就站在較遠的地方，瞭望鑾駕在這裏經過，也是要立斬不赦的，所以從來也沒有人敢大胆違犯過。

行行重行行，這一條黃蛇似的御道，漸漸地折入蒼綠色的山谷中去了。我們暗暗在猜測太后這時候心頭上所懷的是怎樣的一種感想？她離開熱河差不多已經整整的有五十個年頭了，那個地方，可算得是她的發祥之地。其時，她還是一個極美麗極年輕的女人，她在宮內的地位，却祇是咸豐皇帝的一個寵妃。因為咸豐突然死了，便頓時勾起了朝中兩位權臣的陰謀，他們想把她那年幼的兒子——同治——黜廢為庶民，劫奪下他的皇位來。

雖然她那時候對於朝中的一切情形，還是不很熟悉，她也並沒有什麼特殊的經驗，但是環境逼迫她，使她不得不用一種極巧妙的策略，去對付那兩個陰謀家——載垣和肅順。後來，她就懷着滿腔的憂慮，把她的兒子捨出了虎口，就在這一條黃蛇似的御道上，從熱河逃回了北平。當時在路上保護她的，便是榮祿。在慈禧沒有給咸豐選去做妃子以前，榮祿就是她的情人；後來榮祿仍克盡厥職的做她的忠僕。他們兩人中間的一番戀愛，却就此很沉痛地犧牲了。

到如今，差不多已過了半世紀了，她自己也已經給人家尊為皇太后了；榮祿是死了，她所生着的兒子——同治，也早已不在了。所剩的祇是一個最好滑的李蓮英，依舊伴着她，從這同一道路上，再到她的發祥地——熱河去。

離開紫禁城——那個充滿着野心的地方——一步一步的遠了，皇太后的一大隊人馬，不住的在這條黃沙路上前進着；但是五十年前的人馬的蹤跡，已像過眼烟雲一般的不可再見了。

前進，前進，越過了那些綠色的山頭，偶然在幾處預先佈置好的廟宇裏歇息一會，……接着，又繼續前進。這一隊美麗的行列，終於是在熱河行宮前的那片大空地上紮下了。這裏的一切，都是靜止

得像死的一樣！

這些宮殿的屋面上，雖都同樣的鋪着黃色的瓦片，梁上和柱上，也滿繪着麒麟龍鳳之類，但是這些工程，看起來終不如北京禁城裏的宮殿或頤和園裏的宮殿那樣的精緻；想必是這裏的土工們的技巧，確有不如北京那邊的工匠的地方。

成羣的女官，太監，和宮女，默默無聲地隨在太后的後面，很迅捷地走着。太后的行走，本來原很輕快的，其時，她似乎急着要回到從前的境界中去，因此在這些冷落的宮殿裏，穿來穿去的走得彷彿更快了。她把以前她做一個年輕的皇妃時候所到過的地方，幾乎全走遍了。

後來，又到了一所空閉着的宮殿上，她忽然用極低的聲音，獨自感嘆起來。我因為緊隨在她的肩後的緣故，可以很不費力的聽她說道：

「這一個寶座，就是我們的兒子，在行加冕禮時所坐的！我們至今好像還可以看見他坐在那裏。——景象是跟昨天一樣——他所穿的是全套最高貴的服飾。」

她的感嘆是這樣的靜謐，而她的思潮却受了這個可以紀念的加冕禮的衝動，不住的在起伏。當這個加冕禮舉行的時候，也就是她三度攝政的起點。這種種情形，簡直是同昨天一樣。而她現在所站的地方，也就是昨天所站的地方！她目不轉睛地注視着她的嬰兒在這上面行加冕禮的那個寶座，好久不作一聲，也不回頭來看她身後排列着的一行隨從。她只低下了頭，拂過了第一個女官，以至於最後的一個小太監，又穿往別的殿上去了。

她又指着另一座宮殿告訴我們，這是咸豐死後停靈之所，她說得是非常的真切，我們彷彿看見有一個已死的咸豐，躺在她所指着的的地方；而他所丟下來的一副千斤重担，只得讓他的嬌弱的愛妃給他担住了。——就是現在這個溫和的老婦人。

在沒有到這裏來以前，太后已曾告訴過我許多關於她自己的歷史；現在，她就將當日最繁華，最

幸福的幾段事情所發生的地點，一一指點給我認識。這對於她，是多麼傷心啊！但是當我們後來離開了熱河行宮回到北京走進了頤和園的大門之後，這些悲痛的陳跡，便絕不費事的擲出了我們的腦神經外去了，猶如翻過了一頁歷史一樣；而從此，這一部份的歷史便永遠不再有人去翻看了！

二 御用列車

近來太后的脾氣似乎已變得很歡喜動的樣子。我想，也許她是受了上回那一次熱河之行的影響。在沒有到熱河去之前，她的足跡所至，總是跳不出紫禁城和頤和園這兩個地方。雖然在庚子拳匪之亂的時候，她曾經到西安去過一次，然而那是迫不得已而逃難，當然不能算是出遊。這幾十年來，可眞把她關閉得悶透了；而宮中的那些朝參大典，以及每天和她的臣下們集議軍國大事的早朝，也不免使她覺得有些厭倦了。且不管她究竟是爲了什麼緣故，總之，她是很熱烈地在希望過一些不同的生活。我又想我平時對於我自己的種族——滿洲人所加的種種神祕的猜測，或許也是使她打算出遊的動機之一。因此，後來很有人在議論我——雖然並不會明白的指定——是擡撥太后往奉天去的罪魁。但是依事實而論，自從我們滿洲人的祖先在西歷一六四四年入關以來，滿洲人只有一天一天的進來，很少再回去的，所以也無怪我和我的妹妹對於我們自己的本鄉，都是這樣的懷念着，希罕着了。

後來，皇太后是決意要上奉天去走一遭了。順便還想看看東陵的那些古宮。當然，她的主意一經決定之後，便等於是已經實行的一樣了，立刻就有電報打到奉天去，知照那裏的人，準備一切。雖然那邊的宮院也像熱河行宮一般的常用有人看守着，可是在太后未啓程以前，北京方面又另派了許多人去，目的是要把那幾座久已空閉着的宮殿，點綴得像紫禁城和頤和園一般的華貴舒適。

但是從北京到奉天的路程，委實是太遙遠了一些，連太后自己也知道不能再乘轎輿去了。而且她

恰巧已從外國鐵路公司那裏買來了一列「御用列車」，雖然她已化了一筆驚人的巨款，——這並不是鐵路公司的人欺騙她，實在因為經手的人都要錢，一層一層的加起來，到最後，它的總數竟足夠抵得上「一個較小國家的全年的開支了。其中李蓮英當然也有分，誰也不知道他得了多少銀子。」——但是她却還不曾使用過一次咧！她時常在懷疑：坐火車究竟是怎樣的一種滋味，所以這一次，決意要想試一試了。她實在是難得離開北京城的，借這個上奉天去的機會，她想看看她自己所統治着的土地；也許她還想見到幾個平民。不過這一點，在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因為尋常的平民，照例是不准見她的，於是她也就不能見他們了。每逢聖駕出巡的時候，不但大道上不許有什麼閒人逗留，就是附近的小街上的行人，也必被驅逐淨盡。然而據我和我的妹妹所知道，每當皇太后或皇上在街上經過時，兩旁的居民們無有不在家裏挖開了紙窗，從一個一個小孔裏偷看着的；祇是因為皇太后們所乘坐的轎輿，以及女官們所乘坐的紅色大轎，都是遮得密不通風的緣故，他們雖在窗孔裏偷看，却並不能看見我們的一手一足。我有時往往歡喜把我的轎簾拉開一些，以便瞧瞧外面的景緻，但是也不敢拉得太開，使外面的人能夠看見我；因為我要如這樣不拘禮的話，旁人就要大加指謫了。

聖駕東行的主意雖然是已經決定了，但是在啓行之前，儘有許多事情須得準備咧！第一步必須讓太后下一條正式的上諭，指定她的專車將於何日自北京開往奉天。同時，還得添製一條新的法律，就是凡當太后的專車在路上行駛的時候，全路的無論那一段，都不准再有旁的車輛移動，違者處以極刑。當然，這一次京奉鐵路上的長官，都不免被派為基本扈從人員了。此外，太后又得隨意挑出幾個重要的廷臣來同行。至於其他的一切籌備工作，便由我和大將軍慶善負責處理，這裏也不及細寫。

籌備工作一開始，鐵路工人便首先忙碌起來了。因為據我們的估計，要裝載全部的官員，太監，宮女，以及各種用具，材料等等，這一系列御用專車，就非得掛上十六輛車不辦。同時又因為這些車輛在購到以後，還從不曾行駛過，為慎重起見，少不得先要施行一番檢查，這一部份的工作，居然是很

迅速地辦妥了。其次就是要把十六輛車子完全改漆代表皇族的黃色。能够保持本來的面目的，只有那一輛機關車。我想皇太后如果想到了這一點的話，她是決不肯讓這輛機關車不換顏色的。

這是多麼可惜啊！我們竟不能有一輛黃色的機關車，拖着我們，在中華的原野上往來馳騁，使我至今還覺得不勝抱憾！

皇太后雖然是決意要出京了，但是還得照例的教朝中的各位大臣對於這件事發表一些意見。每逢有什麼比較重要一些的事情發生的時候，她總是要徵詢他們一番的，不過，據我所知道，事實上她對於廷臣所貢獻給她的意見，卻往往是非常的漠視；尤其是那些和她自己的意見相左的話，那是更不願意聽了。這一次她爲着要服從習慣，沒法又下了一道例行公事式的上諭，可是這上諭下去之後，廷臣就不免大大的忙亂起來了，奏章像雪片似的送進來。他們的大意，都不外乎下面這幾句話：

「伏念中國自堯舜以來，歷朝帝主，未聞有輕以萬乘之尊，托諸於彼風馳電閃，險象環生之火車者；况我皇太后春秋已高，尤宜珍攝，以慰兆民之望。……即朝中各事，亦端賴聖意裁決，不可一日廢弛。故臣等誠望我皇太后勿爲夷人之妖言所惑，罷巡幸之行，實爲至善！」

這裏所謂「夷人之妖言，」大概就是指我和我的妹妹而言。

在我們準備起程的二十天之內，差不多每天總有這種奏章送進來，可是皇太后却一概置之不理，隨手撕成片片，丟滿了一地。這也是她的習慣，每逢見到有什麼跟她自己的意見相反的奏章，她總是這樣撕掉的，她還很着惱地說：

「因爲從前的皇帝沒有坐過火車，現在我們就不能坐嗎？要是那時候已有火車的話，他們怕不早就坐了！而且就是有什麼危險，我們也不怕！我們所經過的險事，還能說少嗎？尤其可惱的，這些奴才們竟敢說我是老了！」

然而她其實的確是老了：那時候，她的年齡已快近七十歲了，她的面部，她的手指，也和尋常的

老年的女人一樣地顯露着老的象徵了；可是倘有人直言無諱的說她是老了，她就不免要非常着惱，認是爲重大的侮辱。

「……再者，他們也不該說，」她繼續的自語着，她的怒火是逐漸的升高了：「因爲這裏有些事情要辦，我們就不能離開北京！難道說他們竟不知道我們的人走到那裏，整個的朝廷，便跟隨到那裏，所有的事情，不是依舊可以辦嗎？像庚子那年拳亂的時候，我們望西安一走，洋兵便跟不上來了；而我們的朝廷，卻是依舊在我們的手裏！她們竟連這些都不明白嗎？這樣愚蠢的東西，要他們幹什麼！」

於是，太后東幸的事情，便這樣決定了。就有欽天監替我們揀了一個大吉大利的日期和時辰，以便出發。這一天，禁城裏是充滿了一種狂熱的忙亂的空氣，從李蓮英起，一直到最低級的宮女；從執政的大臣起，一直到鐵路上最小的差役；從皇太后和宮眷起，一直到我們這些侍從女官；個個都是一樣的忙亂。

當然，從朝門一直到火車站去的一條大路上，又得照例的鋪上一層黃沙；這些黃沙都是浸得很溼的，像海邊的沙灘一樣，爲的是免得給風括起來。一出紫禁城的大門，我們便一齊上了轎；我的轎子恰好緊隨着太后的鸞輿。我們穿過了中華門，前門，沿着前門大街，一直到永定門；那裏，就是我們上車的所在。

皇太后的鸞輿自然還是用十六個太監擡着，而且是決定要帶往奉天去的，已特備一輛棚車裝載它。

我和其餘的女官們，都照例的坐在紅色的大轎裏，但是我總不耐悶坐，照例又拉開了一些簾幕，偷看着外面的景緻：左邊，我先看見了天壇上的那個藍色的發光的圓頂；後來又在右邊望到了那座先農壇；最後，巍然高聳的永定門到了。我們的行列便魚貫似的穿過了那個門洞，直到站台上才紮住。

這時候，那一列御用列車，已安安穩穩地停靠在那裏了。十六輛車子，一般的漆着極美麗的金黃色，看去是多麼別緻啊！雖然它們的輪軸都還保持着原來的黑色，然而在很踢促的二十天工夫之內，這些漆匠們已能把十六輛車身完全漆齊，也可見他們的工作，委實是很勤苦的了。

到了列車的旁邊之後，第二步就要準備上車了。但是我們要上車是很容易的，只須打那些常用的鐵製的踏步上走上去就行了；然而太后却不能這樣草草，非得另外替她準備一條特別的道路不可。不過她倒也不急急的要上來，她先想看一看這列火車的究竟，因為她對於這一系列御用火車，固然還是第一次見面；就是其他的火車，她也從不曾見過呀！據我所知道，除掉我偶然給她講過的一些關於火車的常識之外，她連一張火車的相片也沒有見過。因此，我又不免暗暗在替那行車的鐵路員工擔心，也許這些火車的轉動，會有什麼使皇太后不滿意的地方，他們就得連帶送命了。只要這個老婦人隨便說一句很簡單的話，他們的腦袋便立刻可以吊下來了！

其時，我們皇太后是眞像一個小孩子得到了一件新的玩具一樣。

在她沒有走上這一系列神秘的火車之前，她決意要看一看它畢竟是怎樣的一件東西？於是她就命令攔轎的人把轎輿歇下來，讓她可以隨意的指揮。她先教火車慢慢地望前開去，火車動了，她真是萬分的歡喜；竟把她自己的尊嚴也忘了，俯下了腰，儘瞧着那些在轉動的鐵輪出神，同時又連珠般的發出了無數的問句來。她問：機關車裏怎麼會有蒸汽車呢？蒸汽是怎樣造出來的呢？究竟是什麼東西在推動這些輪盤？爲什麼火車不能在平地上走，必須在鐵軌上走呢？她的神氣是完全變做一個小孩子了，誰也不會再想到她是一個專制的女皇！

火車依着她的命令向前，後退，向前，後退，一直到她看得滿意了；似乎她自己已經懂得火車是怎樣會行動的了，她這才吩咐上車。

在她所用的一輛車的前面，鋪着一方像輪船上擱着的跳板一樣的木板，板上是覆着一條黃色的絲

絨毯；李蓮英先走在她的前面，扶着她的手臂，兩旁另有許多太監用手夾護着她，以防傾跌。待她跨上了車廂，這一方木板便立刻移去了。

這也是預先規定的：火車每一次開行，必須先得到了她的許可；雖然火車的停止，有時候因為事實的需要，司機的人不能不自己做了一些主張，然而這僅是例外而已。她並且還再三的誥誡，無論如何，機車上不准鳴汽笛，車站上也不准打鐘。

因為這一次到奉天去的路程，確然是比上熱河去的遠得多了，所以她不得不來嘗試一下這種新奇的東西。在她年輕的時候，人們要是見了這種火車，無有不詫為靈異的了！誰也不會相信這種東西是可以便利人的！現在，她居然親自嘗試了一件她年輕時候所認為絕對不可能的東西，並由這件東西載着她，從鐵道上望奉天進發，那可不是一樁非夷所思的奇蹟嗎？

可是，她終於還帶着她的鸞輿，她想或者這種新奇的，可疑的縮地法，在半途上會受到什麼障礙。

三 火夫與司機之幸運

在太后沒有上車之前，還有一件事情是必須注意的。其實也是一種很頑固的習慣。就是每當聖駕臨幸任何一座建築物的時候，第一個走進去的，必須是她自己；要是已經有人在裏頭的話，這個人就得先行退出來，必須讓太后走進去之後，其餘的人才能跟着上前。於是在太后未上車之前，便有人先去把那車上所有的工役一起趕下車來，把他們引到一個望不見太后的所在去，齊齊整整地跪着，低下了頭，靜候她老人家上車。因此在這個短短的幾分鐘裏，這一系列升火待發的御用火車上，雖然烟囪裏同樣的在冒着黑烟，氣鍋裏也同樣的蓄滿着蒸氣，但是竟沒有一個人坐在車上照料；一直到太后在她自

三廂裏坐定之後，這些火夫和司機們，才得從地上爬起來，聽候着那固定的職位上去，等待開車的命令。

當我們在準備出發前的二十幾天裏，正不知道發生了多少的困難，累得那慶善差不多已是心力交瘁了！第一個困難問題，就是車上的一班工役；因為太后堅執着要叫那些太監門去担任行車的事務。但是這可怎麼行呢？雖然那些太監門大半已在宮內執役多年，儘可以勝任普通人家的男管家或侍婢的職務，然而他們從不曾受過一些起碼的鐵道常識，叫他們如何行車呢？

慶善費了許多的脣舌，好不容易才打消了她這個成見；但是她最後還切實的叮嚀，無論如何，不准那些鐵路工役走進她的視線以內來，表示她依舊還守着不用男人來服侍她的古訓。

這個問題就算這樣解決了。可是其他的事情，卻不能這樣容易。其中有一件是最可發笑的，就是太后堅決的命令慶善要教他把那一列車上的全體工役，從司機一直到最低級的打掃夫，一齊穿起朝靴，戴起朝帽，打扮成十足的太監式。讀者試想：一個面目黎黑，整天伴着烟和煤在一起的火夫，戴起了這樣一頂小洋傘式的朝帽，可不活像一支老菌嗎？再把他足下所穿的一對黑緞製的長靴，身上所穿的一襲顏色鮮艷得像彩虹一般的錦袍，和他所站的那個煤堆比較一下，你們就不難想見那是成了一種怎樣的現象！但是這種現象畢竟是實現了！本來，皇太后的命令，便等於法律，誰還能更改！

在一輛機關車裏，同時有三個司機在服役。——當然，他們也都打扮得和太監一樣。——讓我們用甲司機，乙司機，丙司機來分別他們。其時，他們的地位已和朝中的大臣，各省的總督，一樣的重要了；所以他們儘可盡量的要求多派幾個助手，而正式在那裏開車的，卻祇是甲司機一個人。（事實上也不容許兩個人同時開車。）在平常的日子，他總有一個坐位，可以安安穩穩地坐着；但是在這一系列御用火車上，除了皇太后自己以外，無論什麼人都是不准坐的，於是他也只得直挺挺地站着。那乙司機的職務是很省力的，他只須望前而看着，如果發現軌道上有什麼變故，——譬如像一頭牛在軌道

上穿過，或其他相類的事情。——就由他負責報告甲司機。這個人的位置，在尋常的列車上是沒有的；就是偶而有，也可以很隨便地拉一張凳子，在甲司機的旁邊坐下的；但是這一次，他當然也不能再坐了，因此他往往踟躕和跪的兩個動作，互相輪替了運用着，稍資休息。這便是皇太后所最注意的禮節和權威。

至於那丙司機呢？事實上只是甲乙兩人的替班而已。要如他們中有人想休息的話，便由他補上去；假使需要休息的是甲司機，那末實在開車的職務便由乙司機走上去接替，而把乙司機所遺下的職務，讓丙司機代掌。

其次讓我再講火夫的情形：他們一起是四個，——始終是戴着朝帽，套着朝靴，而又穿着太監的服式。——暫時也把甲乙丙丁來代表。甲火夫是實在負責照管爐火的人。乙火夫卻毫無所事地閒着，一直到甲火夫需要休息的時候，纔由他上去接替。丙火夫的工作是把後面煤水車上的煤，剷到前面來，使甲火夫可以取來加進爐子中去。丁火夫站在煤堆的上面，用一柄短短的小剷，把高頭的煤，剷到下面來，使丙火夫不必費什麼力，就可以把煤輸送給甲火夫。但是我們不妨想想看：那個丁火夫所處的地位是何等的尷尬？他既不能站着，因為煤堆太高，車子一顛一簸，豈不要跌下來；他又不能坐着，因為這是違反太后的命令的。那末怎麼樣呢？當然，他只用半坐半站的方式，老是蹲着了。所以，他的工作是特別的慢，而且還要時時照顧着自己的安全。

這樣，一切的動作都依着宮中的儀式演出來了。我想在事前，這些人定會受過幾天的特別訓練的。我也曾幾次上那機關車上去觀看過，只見那些人都是愁眉苦臉地透着很高興的樣子。當然，我後來也並不會奏明給太后知道。但是我知道他們實在是受不慣這種約束，因為在平常行駛任何一列火車的時候，這種種約束都是絕對沒有的。第一不舒服的便是頭上的朝帽，和身上的錦袍；第二便是無論怎樣辛苦，不准坐下；第三爲着怕要驚擾太后起見，不論碰到何種情形，絕對禁止鳴汽或敲鐘。

還有那些司閘夫是怎樣工作的呢？

當然，他們是不准走上這些黃色的車輛來的，更不許在這些車的頂上跑過；——如果這樣，至少就得殺頭。——那末，當這列車進了一個車站，要停歇的時候，這些人怎樣能上那末一節黃色車上去，使用手閘呢？這問題看去似乎很難解決，但是事實上倒並不難。因為這列車的速度，自始至終，只有每小時十五英里或二十英里，——大概是十六英里，所以在需要停車之前，司機必先派一個人從機關車上跳下去，奔到煤水車後面的半輛車上去，——這半輛車並不漆黃色，乃是專供車上的工役安歇的。——知照司閘夫預備閘車。同時，司機便把速率漸漸減低，並預定這列車應停靠的地方；車行漸漸慢了，司閘夫便跳下車來，奔到後面裝着那座手閘機的車上去，或是站在地上，等後面的車行過來纔跳上去，隨即使用手閘，很穩妥地把車閘住。可是在事實上，司閘夫畢竟跨上了黃色的車輛，也就是已經違犯了太后的命令；不過因為他們跳上跳下跳得很快，太后也就不注意了。

在機關車的前面，交叉着兩面大旗，便是從前滿清帝國的國旗。全部作杏黃色，中間畫兩條龍，龍的嘴都是張得很大；在它們的中間，又畫着一顆大珠，珠的地位差不多已在旗的上左角。這一幅圖畫的意思，便是說代表皇帝或皇太后的兩條龍是永遠有能力控制代表全宇宙的一顆珠的。

在平常的時候，火車經過每一個車站，站上總有一個小工用紅色或綠色的旗在揮舞着，以示前途的安全與否；但是當太后這一系列御用火車經過的時候，在站上揮旗的人，至少是一個縣官。至於他們揮的是紅旗或是綠旗，那是可以不管的；他們揮的對也好，揮的不對也好，因為一直從北京起，到奉天為止，其時這一條鐵道上除掉我們這一系列黃色的車輛以外，就沒有別的車在行動了。只有一列拖着十輛尋常的客車的兵車，滿載着兵，隨在我們的車後，算是護衛太后的。

我想這一系列車上的全部的工役，必然是經過一番很嚴格訓練的，因為我們平常坐火車，從北京到，有了一晝夜已經够了；可是這列御用火車竟是行了三日三夜，這種遲緩的速率，已是很够麻

了；再加皇太后動不動就要命令停車，所以這些人委實是很難得有休息的時候了。而且他們就是可以休息，卻又不能坐下來啊！

然而無論什麼困難的問題，終是有辦法可以解決的。當時司機或是他的助手，那火夫或是他的助手，以及那些司閘夫，——他們一共是六個——需要進食或睡覺的時候，他們都可以回到那掛在煤水車後面的半節車廂裏去。在喫的時候，雖然蹲着或俯着是很喫力的，可是他們蹲的方法都是很熟練，儘可以蹲着喫飯或喝茶。我們往往看見中國的工役，在平時也是很喜歡蹲踞着的。

那末睡覺又怎麼樣呢？

無論什麼人總不能站着睡覺啊！就是他們這些習慣於蹲着的工役，也不能蹲着睡啊！只要車子輕輕一動，他就要倒下來了。但是不要忙，還有一個很聰明的法子啦！這個法子也是宮中所常用的。譬如我，照例也是絕對不許當着太后坐下去的，除非她給我特許，賞賜我坐，我纔可以坐；即使在她睡覺的當兒，輪到我服侍，我也不能私自在什麼椅子或凳子上坐下。但是我以坐坐地板上，或躺在地板上。——祇苦少一個舒適的枕頭而已！因為我坐在地上，或是躺在地上的時候，我的身體比較她老人家躺在床上的身體總是低，所以便不算違法了。

這些車上的工役，便全仿效了我們的辦法。

他們雖不能坐，也不能蹲着睡覺，可是他們儘可以躺在地板上啊！這樣，他們總比太后低了。太后在自己的車廂裏，不是坐在她的寶座上，便是躺在床上。床當然總比地板高多了！

這輛機關車的內部的地位，似乎比尋常的機關車要大一倍，否則怎樣能够容得下七個人在裏面工作呢？——雖然事實上，這七個人並不是個個在工作。——在煤水車後面的那半輛工役車上，你不容想找到一張凳子，一張椅子，或一張桌子，爲的是防備這些工役們在沒有人注意的當兒，私自坐下

現在，我們再要講這些工役們所穿的太監式的官袍了。當然，他們是絕對不能使這些衣服保持清潔的，穿不到半天工夫，便混身給烟灰和油垢所塗滿了。待到這個時候，便立刻要換了。舊的就丟到了車外去，——誰也不會想到這是一個火車小工所穿過的衣服——另外又穿上了新的。這些經費，都是歸內務府負擔的。那末，讀者也許要問，這樣好的衣服，就是沾了油垢，工役們何不帶回去洗乾淨了再穿呢？但是，他們也知道這一次以後，正不知道何年何月，再會替皇太后開火車；而且在平常的時候，他們穿了這樣服式，必遭他們的戚友所譏笑。他們本來是不配穿的。

皇太后在沒有開車以前，對於火車怎樣會行動的種種緊要點，差不多全知道了；雖然她並不會親自上機關車去參觀過，但是她已把要問的問題，全問過了，而且還命令這列車在她面前向前向後的試行過，所以她相信這列車對於她，實在是不會發生什麼危險了。

還有一點，也是很有趣的。她的記憶力竟是特別的強，在幾個月之後，她往往還能很詳細地告訴人家她在火車上所經歷的種種情形，而且都是非常微細的。

四 庸闇的路政官員

其中有一輛車是我們可以不必注意的，因為它實在是毫無可以值得我們注意的東西。那就是一輛專供各個工役堆放衣箱，網籃，鋪陳等等雜貨的車子。但是這車上，卻老是有人在忙亂着，因為每當這些工役們發現自己所穿的官袍已滿沾了烟煤油垢的時候，他們便到這輛車上來更換新的。但是我可不知道他們是否可以隨時來更換，還是必須在指定的時間內更換。我曾經在那車上穿行過好幾次，卻並不見有人在換衣服，也沒有人阻擋我。雖然我是已經得到了太后的特許，儘可隨意行走，然而我想他們一定也有一種秘密的暗號，待我走到那裏的時候，他們便特地遠避，待我走過之後，再開始更換

他們的衣服。

在這輛工役雜貨車之後，另有一輛車，裝着一羣很特別的人物，那便是京奉鐵路上的一班官員。關於他們，倒很有些文章可寫。也許是因為他們太庸碌得可笑的緣故，或者是因為他們足以代表滿清官場的腐敗的緣故。

雖然他們的名義是「鐵路官員」，其實他們根本不能辦什麼官事。他們對於京奉鐵路，除掉坐享厚利之外，便不能有別的作用了。這一次，他們之所以隨駕同行者，一半固然是因為太后誤認他們對於鐵路有特別的學識，想要他們來照管行車，保護安全的關係；可是還有一半的原因，乃是他們自己想借這個機會，再弄些額外的進益。所以說，在一列御用火車上，他們是特別的一羣！

這一羣鐵路官員，當然也有一個領袖。他當然是一個穿着十分富麗的公服的人，他的名字是孟福祥。一個儀表很軒昂，地位很重要的人；至少，他自己是這樣想。京奉鐵路大部份收入，便是他一個人享受的。然而在事實上，他簡直不辦一事。但是也幸而他辦一事，因為他對於管理鐵路的學識，真比一個小學生所知道的還少；如果他妄喜弄權，竟親自辦起事來，這條鐵路那就真正的糟了！他雖不辦一事卻也不得空閒，因為他整天是在忙着打算怎樣撈錢。

現在再說這些官員在車上管的是什麼事情呢？他們的第一件任務，便是督察方才我所說過的那三個司機，四個火夫，還有別成一隊的六個司閘夫。這些官員，便用來監視他們的服務。孟福祥把這些官員分成幾個小組，每組兩個人。有一組就派在那機關車上專門監視那三個司機，和四個火夫；看他們有沒有做錯什麼事情。但是，天哪！就是那個司機把火車開到了軌道外面去，他們也不知道咧！

不過，因為他們畢竟是官員的關係，他們所發出去的命令，那些工役們無論如何，總得服從。譬如他們吩咐一個司機或火夫要怎樣怎樣做；司機和火夫便至少要動一動，雖然他們要望左邊動，司機和火夫儘可望右邊動，因為他們都是極呆笨的！但是卻不能不動。

這些官員最注意的事情，倒並不是火車行駛的速率是否適當，鍋爐的火力是否充足，他們只是牢地看清楚了每個司機或火夫，不讓他們私自坐下去，以致違反太后的命令。他們只要不見車上有一個人私自坐下，——包括那在煤堆上鏟煤的丁火夫——也沒有一個司機夫私自在這些黃色的車頂上動，他們的任務便自以為完滿了。可是，就祇這樣一些很簡單的任務，他們也已累得够了；因為他們必須時刻不離的監察着，而且又不能坐下去。

這裏，讓我再告訴你們幾段比較詳細的情形。

孟福祥當然也有一兩個重要的助理人員，雖然他自己根本一事不辦，將教這些助理人員何從助理呢？但他既是一個比較重要的高級官員，照例總得有幾個助理的人。而這些助理他的人，也另有助人帶着。所以他們的一羣是很多的。這種情形，在滿清的官場中已成了幾百年來無可轉變的習慣了。每當一個人得到了一個可以弄大錢的官職之後，他照例必須將他戚族中所有的男性，一起帶去，讓他們分踞各個重要的助理人員的位置。所以，如果要望這些人拿了錢能替國家或人民辦些事情，那真和要雄雞生蛋一般的不可能了！

孟福祥——現在已死去多年——當時便是京奉鐵路的局長。他所做的事情，卻只是銀錢的進出而已。雖然在表面上他是太后所委派的，但是如果有人抓住了總管太監李蓮英，用凶猛的刑罰，勒逼他說實話，我們就可以知道孟福祥的位置，完全是他化了鉅額的運動費，向李蓮英買下來的。

所以，這個局長的位置，對於孟福祥是絕對不配的。他簡直是一個完全無用的傀儡。讀者請注意下面，就可以相信了。因為太后急着要知道一些關於火車的學識，便派人去把孟福祥召了來；他一來，當然是先恭恭敬敬的磕了頭，磕罷頭，雖然站了起來，卻不敢抬頭，眼睛老是看着地板上，靜候太后詢問。

「究竟是什麼東西使這輛火車行動的呢？」太后的第一個問題。